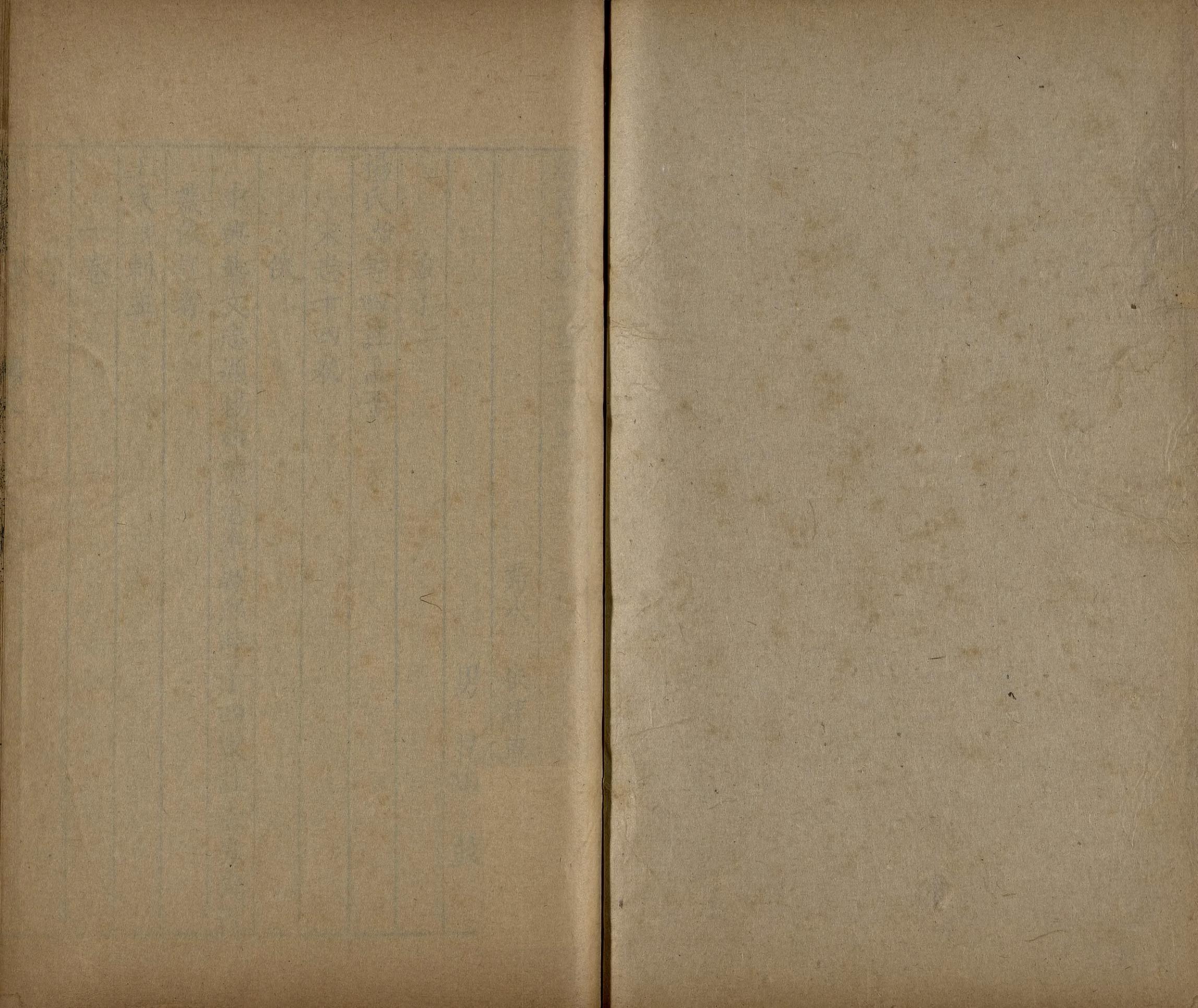


829.3
138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二

揚氏 雄 等 四註 孟子

宋志 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

蓋依託者

王氏 克 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邵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措義文

簡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傳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

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
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
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
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
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
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
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
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
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
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
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
錦鐫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
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
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
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
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歿
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
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
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

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
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
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
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
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
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
瘵何勤如焉嘗息肩施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
熟君子矜我幼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
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
之也唯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

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宐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
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
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
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
正諸不亦宐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鄉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
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
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為皮氏
長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為貶議玆深
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懼禍逃避之玆果收岐家
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
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

史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年九十餘卒

張鎰曰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

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黃澈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王應麟曰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又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又

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季
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
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
過集衆說以求一足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
鄭公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
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亮他
勤苦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經自
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
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
六十章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
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
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程氏曾孟子章句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
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高氏誘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孚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綦毋氏邃孟子注

七錄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詁釋曰澤生草言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

按孟子為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未詳陸云有岡隴斷而高者集注

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注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注兼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為之詭遇陸言詭計以要禽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益於背陸言

如負之於背子莫執中陸言子等無執中有達財者陸言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注理也變其穀率至能者從之陸云穀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被袵衣陸言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注云鄒魯相鄰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宜公音義

張氏鎰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

宋志二卷

佚

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歷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三十里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鎰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眊眊胥讒側目視貌言眊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枉成枉方橋也可通徒人行過者梧捲屈木為之其趨一也趨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鄒與魯鬩鬩聲從

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餘若善為說辭說音稅捆
屨捆作裊子噲燕易王子訑訑蓋言辭不正欺罔
於人自誇大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別舊唐書經籍
志亦失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 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願比
死者一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樂上音岳
一音洛從獸無厭厭平聲反其旄倪旄老也倪謂
繫倪小兒也乃屬其耆老屬會聚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曾音憎則也乃也悻悻然見於其面悻悻作

婞婞狠也直也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音故
止也勞之來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任
謂擔任之具藁土籠也裡土輦也先儒說五霸不
司有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
為五霸者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兩馬之
力與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
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為車所轍多故也豈
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以上皆為朱子集
注所取其文異者是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之尼
作扃相與輔相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
民盼盼然盼盼作盼盼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備蠅
蝻姑嘍之蝻作蠅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蝻同

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蝟姑即螻蛄也搏而躍之搏音團一匹雛匹作疋音節疋雛小雛也是以言蝟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蝟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蓋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貌皎音皎僚也許行行音衡弋朕弋音彫義與孳同培克在位培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貉稽曰貉貊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檇杙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為檇杙者在紀惡而與善也播種而耨之耨壅苗根也

有桎亡之矣譚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殼率率循也謂殼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軻翼孟

三卷

佚

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開卷慕孟軻為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終

後學臨潼張子彊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三

孫氏顛 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顛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顛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

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王應麟曰孫奭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
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
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判
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
左僕射諡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歿若顏淵
壽若召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
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
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
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
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
卧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
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岐之所引
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或
不然亦當云未詳爲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
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
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
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
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

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

不瞻劉向新序作不

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夷撰進序曰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行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涿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

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勅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司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
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義二
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
注孫疏行於世

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 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
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
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
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觀常語

一卷

存

葉紹翁曰揮麈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
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
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
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爲
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即浚父也紹翁
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
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
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
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

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科所著文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爲撰墓銘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歷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爲

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子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爲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後老泉六七十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
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
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
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閒場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今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
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
堯舜三代之書既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
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
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群弟子
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
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
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
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
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
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爲習而未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今嘗自
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

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爲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爲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訟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揚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令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爲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爲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 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通考同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

載一卷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按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

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

有解者也

張子載 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蘇氏轍 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 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 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弑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必克爲良臣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回視而所見者

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爲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爲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已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爲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

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
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
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
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
廓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
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
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
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
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
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
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爲難昔
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
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
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
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
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爲速化之
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嗚
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王氏笏 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終

經義考 孟子

後學歛縣汪宜晉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四

周氏 諱 孟子解義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歷知新會縣王安石
行新法求歸田里

史氏 通 孟子義

佚

陳氏 暘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積嗣孟

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張氏簡點注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簡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章氏甫孟子解義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吳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黃氏敏孟子餘義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說之詆孟

佚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篇

存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觀
秦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五卷後
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
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溫公疑孟十一條史

刻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

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 孟子義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

之義也

尹氏焯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焯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講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泮宮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

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四
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六卷

佚

上官氏惜孟子畧解

佚

汪氏琦孟子說

五卷

佚

陳氏禾孟子傳本傳作解

宋志十四卷 本傳十卷

佚

王氏 居正 孟子疑難

十四卷

佚

李氏 撰 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 從彥 孟子師說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啟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

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
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
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
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
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
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瞻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
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
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
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
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予此本廖諱衙爲
龜山之侄婿議論尤得壺奧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

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
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
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爲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
樂仲素名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
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
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 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棧 孟子詳說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強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迥孟子章句

佚

鄭氏耕老孟子訓釋

佚

趙氏敦臨孟子解

佚

黃氏開孟子辨志

佚

徐氏時動孟子說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
第進士為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子說四十
卷

劉氏季裴孟子解

佚

張氏九成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朱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孟
子書尤究心焉

施氏德操孟子發題

一卷

存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
強立不惑之見

郎曩跋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未暇哀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嚮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

兩浙名賢錄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爲持正先生

按張子韶祭彥執文予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彥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錄今孟子發題一篇附載橫浦集後

陳氏傳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迨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爲譌謬傳寫六經論孟間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爲注解因今韻立音訛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爲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爲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己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涖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洋爲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簿聽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

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
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
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
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竅二女
果本作媠之類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
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
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
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
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
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空退
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訛升道其
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豈專訛升乎然
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
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
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叙先志請序卷首始爲推而
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
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
嘉材不朽乎慶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士官
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解嘗過豐
城僑居南禪寺綠筠軒愛其名與已協遂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答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宋志十四卷

存

晏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間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右見本集

孟子要畧

未見

真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一
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
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
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
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
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
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
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
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
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
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
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
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
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
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
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
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
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
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
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
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
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燾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存

黃氏幹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

輔氏廣孟子答問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名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劣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

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稍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蘄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爲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與其必在是也

許氏升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於太高却失本意

晏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 稿 孟子圖

佚

張氏 顯父 孟子問答

佚

戴銑 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 砥 孟子注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終

後學歛縣江 春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五

徐氏 存 孟子解

佚

章氏 服 孟子解

三卷

佚

黃氏 次 評孟

佚

周密曰黃次 作評孟

經義考 孟子

卷二百三十五

李氏 彖 孟子講義

佚

徐氏 珣 孟子解

佚

潘氏 好古 孟子說

佚

袁氏 甫 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陳氏 易 孟子解

佚

陳氏 駿 孟子筆義

佚

孫氏 奕 孟子明解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 自申 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 藻 孟子解

佚

陳氏 樵 孟子解

經義考 孟子

佚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閒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 子雲 孟子指義

時氏 少章 孟子大義 一作贅說

黃氏 宙 孟子解

李氏 惟正 翼孟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勩遂得疾卒

魏氏 天祐 孟子說

戴氏 溪 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 三卷

錢氏 文子 孟子傳贊

宋志 十四卷

王氏 萬 孟子說

蔡氏 元鼎 孟子講義

經義考 孟子 佚

魏氏了翁孟子要義

蔡氏十四卷

未見

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模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
吾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
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
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
不說非顏氏子其誰能之故白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
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
之精蘊與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
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
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絕學
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教復行其
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汭流沂源集諸儒之大

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
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
兼衆說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
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卽周程之
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
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
書之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
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師學易箒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
爲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
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
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
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
的而已不幸竇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
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
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
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榷焉朝夕玩味
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
歲在丙午僱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
矣吾未敢說橐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
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
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
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
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
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

舍閒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
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
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 奕 孟子說

佚

王氏 汝猷 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 魯 孟子記聞

佚

馬氏 廷鸞 孟子會編

佚

劉氏 元剛 孟子演義

佚

朱氏 申 孟子箋

佚

黃氏 震 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 柏 孟子通言

七卷

未見

金氏 履祥 孟子考證

未見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
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
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
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
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
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為五性之端孩提親
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
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
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
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

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
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
心之誠偽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
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為枉
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
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
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
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
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
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
中來故其為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
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

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

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

不作曲為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間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 秉文 刪集孟子解

六十卷

佚

劉氏 章 刺刺孟

常六卷

佚

杜氏 瑛 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 恕 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 迂 孟子集注附錄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 昶 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昶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為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乎文卿撰別字石崇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錄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首載

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閒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閒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為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為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其本意不勝言也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叢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樵馮休之論尚誦誦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叙群聖見自任之重也凡

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李氏

承恩

孟子記

未見

童氏

品

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

栴

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

士元

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夔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

時喬

孟字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

栴

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未見

李氏鼎 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 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 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 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 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豫 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福建

按察司僉事

郝氏敬 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輿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為一

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 懿典 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為之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為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論孟學庸三義則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篇朱子析為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為論語衍其義數篇歸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復為續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

顧氏 起元 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 君恩 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 一經 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黃氏 宗義 孟子師說

存

宗義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
 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
 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
 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
 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着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
 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空其學
 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
 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
 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
 烈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
 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秀水 朱彝尊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終

後學歙縣朱嘉勤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吳氏史學普修其題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六

吳氏 迂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 本 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

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為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為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

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為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為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為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為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為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

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卽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卽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卽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

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卽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

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
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
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
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
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
初年巳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
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
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曾繆公之十五
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
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
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

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
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
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
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
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
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
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
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
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
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
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巳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
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

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鬪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為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為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在為說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瞞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二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為己罪以告

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為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為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為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為戴盈之論之郟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

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魏贖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為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為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為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為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為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口為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為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閒任為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宮，蓋

在此時文公問為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為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為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間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為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為當路於齊加

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為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為足用為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為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降其數亦孟子欲

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
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
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為妾婦之
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
惑乎王之不智蓋為此也但一日即有萌生所以猶日有
望焉故設為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
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
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驩
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在從之至齊尋亦進用
為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益城括而已
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閒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
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
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
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寇讐之
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
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為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
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為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
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
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為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
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為之設為取之與
勿取之二端正為齊宣不能為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
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
謀眾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為王見而解之
羞惡之端又為小人所過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

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蜚鼃以士師諫去之為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為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粟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為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為已慮而不及子思為隱几之臥以絕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為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為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

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為無據但誤以伐燕為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為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毀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為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構兵

連年不息宋慳將之楚遇於石邱慳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為桀宋也如果為桀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為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為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為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為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為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十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言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畧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耄之年子思猶事魯

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 貞默 孟子編年畧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閒語也禮士居本國必若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潛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入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卽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

正子為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
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為故邾故鄆之別千古穀詵
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
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諡後孟子
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諡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諡
遂混齊兩王為一王兩伐燕為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
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
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
王由足用為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
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
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
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

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元公
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為宋所滅則去
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
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
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為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諡
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畧可見於茲矣不得
編年則滕文公為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
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至薛
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為齊威王所
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
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魏不
知其為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

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穀說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閒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爲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遯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

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畧見於句字
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
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
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
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為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
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
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
皆加諡焉

吳氏迂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
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
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
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
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
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

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竝稱百家雜說渾穀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止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引深今猶畧見劉向說苑所

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矜矜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

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壑啓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爽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孟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竝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終

後學歙縣汪立德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 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 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

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雅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
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
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
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
同皆以近正爲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
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
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螭螟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
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
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
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
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畧盡訓詁
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網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
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
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

漢之閒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憇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畧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以自毛公之後

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授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

王應麟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藪藪字書不見柶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鼪鼠盧若虛之辨鼪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鼪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

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
至汭府巾切國謂四極汭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
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
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群
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
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
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遠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
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

鍵爲文學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鍵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
卷

按鍵爲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
一斫斲謂之定注云斫斲鉏也一名定其一斫斲
大齊注云齊有小故言大齊而今本爾雅注疏俱
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
雖不傳聞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
如釋言原作蠡縞介縞作縞注云縞羅也介別也
渝作孺窈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間覲注云擅也釋

訓條條作攸攸矯矯注云得勝之勇也洗洗作橫
橫蕩蕩作雄雄委委佗佗作禕禕宅宅注云心之
美也赫赫作奭奭樽樽注云舞貌夢夢訕訕注云
煩懣亂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
理之貌警警衆口毀人之貌仳仳注云形容小貌
饴作喜注云古曰饴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
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籛條戚
施注云籛條巧言也戚施令色誘人夸毗注云卑
身屈己也釋草昶九葉注云九枝共一莖中馗作
中鳩注云兔奚名穎東穎東名中鳩釋木苾莖著
莖作抵著作都捍作皐櫟其實椽注云栗實名椽
也櫟梧櫟枹者謂櫟采薪采薪即薪謂作彙注云
櫟梧櫟枹者櫟者其理也櫟者相追附也彙者莖
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櫟名采薪又名即薪釋蟲
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穎東釋鳥鴛鴦母母作
蕪亢鳥隴注云隴隴財可見也釋獸猶作鬻寓屬
作麋屬魃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駮駮枝蹄注云駮
駮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駮後足
皆白駮駮作雞駮作狗白馬黑鬣駮駮作髦凡此
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 敬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敬注

經義考 爾雅
樊氏光 爾雅注

隋志三卷

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泐作坳
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皐皐作浩浩惶惶
作遙遙又作洮洮釋草敗作駮釋木著作屠椹作
榕繫作福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嚙
注云嚙嚙亢鳥之頸也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 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渥蹇作毳釋器康瓠
作光瓠筵作筵釋鳥鸛鸛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
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麝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 爾雅注

隋志七卷

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七錄二卷

釋文序錄一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

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
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 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叙詩人之興咏
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流六藝
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
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
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
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
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

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
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剷其瑕礫舉其蕭稂事
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
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
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
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
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

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

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

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

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至武德中為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

梁為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為招遠將軍南康內史
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
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眾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博士

謝氏嶠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訃邢氏疏引大雅抑
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蠹賊內訃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爾雅

卷二百三十一

佚

高氏 璉 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 瑜 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音

釋 智騫 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玉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多誤

命杜鎬孫奭詳定

毋氏 昭裔 爾雅音畧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後學歛縣汪秉德覆按

...

...

...

...

...

...

...

...

...

